

Research Article

<https://doi.org/10.70731/tp445n47>

Reality and Illusion Intertwined, Humanity at the Core: An Analysis of Anti-fiction Techniques in Ma Jia's Novels

真幻相生，人性为核：麦家小说反虚构手法探析

Fangfang Wang^{a,*}

^a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Keywords:

Ma Jia;
Anti-Fiction;
Reality;
Humanity

关键词:

麦家; 反虚构; 真实; 人性

Abstract: Ma Jia claims that "a novel is about presenting the false as the true." The core of his creation lies in employing "anti-fiction" techniques to construct a seemingly solid "realistic runway": real-name narrators, fabricated archives, interview notes, historical markers, and interlocking perspectives. He then deliberately exposes the "fabrication edge" through ghost narratives, self-contradictions, blank maps, and intertwined plots, making readers oscillate between belief and doubt. This study, through close textual reading and cross-referencing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and argues that Ma Jia's bidirectional narrative strategy of "revealing the false within the true and the true within the false" dismantles the barrier between fiction and reality, shifting the narrative anchor from "event truth" to "human authenticity." From four dimensions—the narrator's identity, internal focalization, the blend of historical fact and fantasy, and the creation of suspenseful gaps—the paper reveals how this "real-and-unreal" aesthetic offers a new paradigm for contemporary espionage fiction.

摘要: 麦家宣称“小说就是把假的说成真的”，其创作核心在于用“反虚构”手段先为读者铺设一条看似确凿的“真实跑道”：实名叙述者、伪档案、采访手记、史实地标、多重视角互证等层层加码；随后又在文本缝隙中故意亮出“造假刀口”——鬼魂叙事、自我拆台、地图留白、情节互拆——使读者在信与疑的失重中反复摆荡。本文运用文本细读与史料互证的方法，对其代表作品进行系统分析，指出麦家通过“真中见假、假中见真”的双向叙事策略，拆除虚构与写实的藩篱，最终让“人性真实”而非“事件真相”成为叙事落地的唯一锚点。文章从叙述者身份、内聚焦视角、史实与奇幻拼贴、悬念留白四个维度切入，揭示其“亦真亦幻”叙事美学如何为当代谍战文学提供类型突破的新范式。

1. 引言

麦家曾言，每一部小说的根本在于虚构，作家仿佛在戏剧舞台上施展魔术，凭借卓越的技艺和演绎，诱导读

者陷入一种虚幻的真实感。一旦被揭露瑕疵，整个剧情便可能功亏一篑。将虚构编织成现实，是小说家的基本功。麦家运用“反虚构”的手法，营造出一幅逼真的幻象，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address: 3198979092@qq.com

同时在这层看似真实的叙述之下，不经意地流露出故事的虚构本质。而在那些虚构的情节中，他又揭示了人性的真实面貌，赋予了故事无限的可能性。正是通过这种“真假交织”的手法，麦家让故事的意义得以无限扩展，呈现出一幅似真还假的独特艺术境界。

2. “反虚构”中的“虚构”

“我的小说常被读者当作真事，甚至把角色与历史人物对号入座，其实我并未掌握什么秘密素材，只是从不过度滥用编造的权利。”^[1]麦家的这一席话，透露出他在运用“反虚构”技巧时的核心理念。他并未在作品中刻意追求虚构的堆砌，反而致力于塑造一种强烈的真实感。在叙述的微妙之处，他总是巧妙地保留一丝痕迹——在不经意间展露瑕疵，既引导读者辨识小说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也防止人们沉迷于虚构的情境之中，忽略了故事深层次的核心价值。

2.1. 故事材料的写实与祛真运用

故事材料的真实性，往往是麦家在小说创作过程中极为看重且反复着重强调的核心要点，但与此同时，麦家又时常会在一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之处，不动声色地埋下伏笔，悄然推翻此前耗费心力为故事营造起来的真实感，形成一种“先立后破”的叙事效果。为了最大限度地表现故事的真实性，让读者更易沉浸其中、信以为真，麦家在小说里常常会特意塑造出一个看似就是作者本人的叙述者“我”，这个叙述者“我”不仅与现实中的作家麦家同名，同样称作“麦家”，甚至在个人生活轨迹、人生经历等诸多方面，都与麦家本人有着大量高度重合的地方，进一步拉近了叙述者与读者的距离，也让故事的真实感更具说服力。如《解密》中写道：“我必须强调说：这个故事是历史的，不是想象的。”^[2]在《暗算》中写道：此书献给钱院长和全体701的工作人员，侧面强调小说中人物的真实性。《风语1》在前言中也说明了黑室是一个真实的机构，并介绍了黑室的一些相关情况，借此强调小说内容的真实性。在《刀尖2》中，“我”说明了小说内容是根据现存的真实材料将故事串连起来的结果，并不是出于自己的创造性的劳动。在小说中，“我”扮演了一位纪实记者的角色，肩负着挖掘故事背后真相的使命，采访那些亲历者或知情者，将搜集到的素材梳理成条理清晰、系统完整的故事。叙述者还常常揭示故事素材的出处，这些出处往往带有传奇色彩或曲折离奇，比如《暗算》中，“我”在飞机上偶遇一位秘密机构的工作人员，由此展开了对该神秘机构及其内部故事的调查。在《解密》中，“我”因父亲与容金珍同住疗养院，得以聆听容金珍的传奇

经历。而在《风语1》中，“我”护理过一位前中国黑室成员，其被“我”的诚挚所打动，透露了黑室内的秘闻。亦有受人之托，将故事整理成书的情形，如《刀尖》中，王亚坤夫妇委托“我”记录林婴婴与金深水的故事，并提供了大量真实资料。这些故事资料来源和创作过程的详细描述，为小说的可信度加分。

“我”在追求真实的道路上历经艰辛，展现出一种对真实的虔诚与谦卑，这也是作者营造“反虚构”幻境的一种叙述策略。麦家还巧妙地在故事中嵌入采访、信件、日记等直接展现故事真实的文本和材料，这些材料不仅使故事逻辑更加连贯，也让读者更贴近人物，并从不同角度证实了故事来源的真实性，仿佛将小说转化为了一部真实的人物传记，模糊了虚构与事实的界限。

然而，在强调小说故事来源真实性的同时，麦家也时常露出“破绽”，打破真实的幻象。有时，在前一部作品中，麦家不遗余力地强调故事的真实性，但在后续作品中却对此前的说法进行解构。例如在《风声》中，麦家直言自己之前的创作大多是虚构，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嵌入特定时空的产物，无法与现实历史相对应。这意味着，《解密》和《暗算》等作品中的真实叙述都是虚构的，这种说法彻底颠覆了之前营造的真实感，拆解了“反虚构”的幻觉。同样，《风语1》中，虽然前言明确交代了素材来源的真实性，但结尾却提醒读者这只是小说，不应与现实对应，使读者从幻境中清醒，以更加理性的视角审视故事内容。

2.2. 内聚焦视角的写实与虚构运用

麦家在创作小说时，频繁运用内聚焦视角来呈现故事的真实面貌，同时也不乏利用这一手法揭示故事的虚构色彩。固定式内聚焦视角能够叙述人物熟悉的事物，有助于缩短与读者的距离，让读者得以近距离地洞察事物的本质。《人生海海》与《人间信》便采用了“我”的第一人称固定式内聚焦视角，通过成长的视角，详尽展现了“我”自幼年至于成年的观察、思考和体验，营造出一种温馨的亲近感。《刀尖》则从金深水与林婴婴的视角出发，讲述了地下工作者深入敌营的惊险经历与无奈命运，他们各自的视角相互补充，使得故事更加完整，人物塑造更为丰满，小说中的情报工作细节和人物命运的表现，均大大提升了作品的可信度。固定式内聚焦视角让故事情节连贯流畅，从人物的个人视角观察到的细节贴近其生活，对于揭示人物内心世界至关重要，同时也极大地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感。

变换式内聚焦视角则通过不同人物的视角，叙述他们所见证或耳闻的真相，不同的叙述相互印证，为读者展

现了一个全方位的图景，弥补了叙事的断裂与情节的空白。《人生海海》除了采用“我”的固定式内聚焦外，还借助爷爷、老保长、父亲、上校、林阿姨等人的变换式内聚焦视角，对故事进行了全面的补充，让读者窥见“我”未曾目睹的情节，丰富了上校的形象。在《解密》中，荣先生、严实和局长等人的视角，让读者见证了容金珍不同阶段的经历，使得这一形象更加立体鲜活。这些不同的视角犹如多面镜子，彼此映照、相互衬托，填补了叙述间的空白，极大地增强了故事的可靠性。

然而，麦家并未追求构建在多重视角下看似无懈可击的“事实”，他有时特意在作品中削弱现实感，引入超乎现实的叙述视角。例如，在《暗算》这部作品中，便借助鬼魂的视角，讲述了一个越南青年韦夫的故事，他因病离世后的经历。韦夫的遗体被伪装成越南海军参谋部特情处军官胡海洋的身份，被冲至海滩，为驻地美军所发现。在遗体上，美军找到了一份标注为“绝密”的军事情报，这份情报实际上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它误导了美军的行动，为中国军队的胜利铺平了道路。这一故事与二战期间北非战役中同盟国的“肉馅计划”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尽管故事的时间、地点、背景和人物有所不同，但军事策略的构思却惊人地相似。这种虚构性在小说中得到了强调，而采用鬼魂视角来叙述，更为作品蒙上了一层浓郁的神秘色彩。

2.3. 史实素材与虚构情节的融合运用

麦家在创作小说时，常常巧妙地利用真实的地理坐标、人物原型及机构细节编织故事情节，同时又不失时机地将虚构元素与史实交融，透露出作品的艺术虚构特质。博尔赫斯擅长在叙述中嵌入真实的历史事件或素材，塑造出一种逼真的叙事氛围，麦家在营造故事真实性方面亦运用此法，力求达到真假难辨的效果。例如，《风声》的故事背景设定在杭州西湖畔一座幽静大院，时间为1941年，与我国“皖南事变”后的抗日背景相契合。故事围绕日方特务追查隐藏在军机处的中共地下党员“老鬼”展开，各方势力——共产党、国民党、日军、伪军——的较量与智慧角逐成为故事的主线。《刀尖》则叙述了全面抗战爆发后，主人公在汪伪政府76号南京区的潜伏经历，其中“76号”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汪伪特工总部，由丁默邨、李士群掌管，实际上受日本特务机关操控。小说揭示了国共两党在抗日背景下的地下斗争及复杂关系。《风语》讲述了抗日战争期间，陈家鹄与日本妻子惠子之间的爱情悲剧，与战争背景及民族仇恨紧密相连。惠子的哥哥相井所在的“梅机关”也是史实中的日本特务机构。《人生海海》中，上校私密处纹字的女汉奸

名字中的“岛”字，让人联想到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川岛芳子。上校的人生跨越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革”至改革开放等多个历史时期，映射出社会的变迁。小说通过真实的地理、人物、机构及贴切的故事背景，提升了故事的可信度和沉浸感。

然而，麦家在小说创作中也善于将历史事实与虚构情节交织，添加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细节，让读者洞察到小说的虚构本质。如701特殊机构的地理位置始终扑朔迷离，宛如世外桃源，增强了故事的神秘感和虚幻色彩。

《解密》中，容算盘·黎黎作为机翼设计者与莱特兄弟一同参与飞机制造，尽管莱特兄弟确实发明了飞机，但并无证据显示容算盘参与其设计，这一情节显然是作者的想象。小说中还提到希伊斯曾与著名数学家斯恩罗德对弈，并获得剑桥学习机会，但斯恩罗德这一人物并不真实存在。

3. “非真实”中的“真实”

博尔赫斯认为，我们通常以为的虚构之物，从真实的象征意义来说，亦可能触及真实的本质。[3]麦家深受博尔赫斯的熏陶，倾向于在虚构的小说世界里揭示人的本质真实，通过虚构的情节与人物塑造，展现人性的深刻内涵。他曾这样表达：“即便在具体到某个个体、某件事件上，历史中未必能找到确切对应的人和事，但我坚信，这些人所呈现的群体风貌、他们的工作状态，是真实不虚的。”[4]尽管麦家作品中的角色并非现实中的人物，他们的经历亦属虚构，但他们所映射的群体却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麦家笔下的英雄形象，凝聚了那些愿意为国家 and 人民奉献一切，甚至不惜生命以换取国家繁荣的英雄们的精神风貌，彰显了他们人性的辉煌。阅读麦家的小说，我们要学会穿越重重迷雾，洞察表象背后的本质，发现隐藏在虚构背后的真实。

3.1. 奇幻情节铺陈与人性本质的挖掘运用

麦家在小说创作中，常借神秘现象的描绘为作品抹上奇幻的色彩。在《暗算》中，透过越南青年韦夫的鬼魂视角，讲述其生前与生后的故事，给人以灵异之感。

《黑记》则围绕琳达乳房上的神秘黑记及其引发的怪病展开。《解密》中，容家老奶奶被噩梦困扰，最终在梦中因梦见孙子葬身大海而悲痛离世。黄依依、陈二湖等破译天才也常在梦中获得破解密码的灵感。在《环环相扣》中，桂花与婆婆的诅咒令辜负桂花的男人不久后死亡，仿佛是神秘力量的显现。《人间信》里的阿山道士在鬼子进村时多次化险为夷，当鬼子闯入其家时，道士供奉的张天师像前的烛台突然落地，使得鬼子因恐惧而

放弃洗劫，虽然这可能仅仅是共振效应的结果，却亦如神灵暗中庇护。《刀尖》中，林婴婴的二哥在危机时刻屡次见到已故父亲的形象，似乎父亲始终在旁守护，指引他前行。这些超现实的神秘情节，为人物的经历增添了一抹传奇色彩。

这些独特的经历，为小说笼罩了一层虚幻的面纱，而在这虚幻背后，实际上是对人性真实的深刻揭示。在《暗算》中，鬼魂视角带来的新颖阅读体验之下，是韦夫视角中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情感，是韦夫未能实现的愿望在死后以另一种方式为国家做出的贡献。《解密》中，老奶奶的噩梦反映了对孙子的深深思念，而《环环相扣》中的诅咒则是对负心汉的深仇大恨。《人间信》中，阿山道士的历险虽可用科学解释，但日本侵略者的恐惧心理却暴露了他们内心的罪恶。《刀尖》中，林婴婴的二哥之所以在关键时刻看到父亲，是因为他对父亲的愧疚驱使他走向革命之路，将亲情转化为前进的动力。

3.2. 多重视角悬念与人性真实的剖析运用

麦家在作品中巧妙地布设悬念、运用留白技法，为小说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迷雾，引导读者陷入幻觉，令他们难以立刻洞察事件的真相。在扑朔迷离的真相背后，隐藏着真实的人性。作者通过多重视角的叙述手法，展现事件的不同面貌，然而这些叙述之间的冲突与分歧，却让真相愈发扑朔迷离，为小说增添了更多悬念。关于事件真相的诸多解读，彼此难以说服，使读者对原本坚信不疑的内容产生怀疑。

如在《风声》中，顾小梦与潘老对裘庄往事的讲述各执一词，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顾小梦对潘老的叙述进行了重构，潘教授又对顾小梦的陈述进行了解构。顾小梦认为，肥原在任务未完成之际，不会冒险放李宁玉尸体出门，而且当晚即将抓人，他无暇顾及此事。她声称是被李宁玉的眼泪打动，才选择协助她，正如“通过哭泣来打动对方，对他施加压力，对方便可能——常情就是这样——被迫要表示公开的同情或冷漠”[5]。潘教授却认为地下工作者们是不信眼泪的，因此顾小梦的说法难以立足。最终揭露的真相——潘教授是顾小梦之子，加之他们之间的恩怨，使得顾小梦的陈述更显得不可信。两人的讲述均存在关键漏洞，严重动摇了叙述的真实性。小说一方面通过当事人的回忆和访谈构建真实性，另一方面又通过知情者之间的争论瓦解了故事的真实性，使真相愈发扑朔迷离。

故事版本之间的差异缘何而来？后续叙述者的质疑是出自对真相的追求，还是别有用心？尽管读者无法得知事件的真实面貌，但越来越接近人性的真相。通过潘老

与顾小梦的讲述，我们见证了他们之间的爱恨纠葛，个人情感与利益驱动使得他们的叙述失去客观公正，变成“不可靠叙述”，导致故事可信度受损。然而，麦家并非旨在提供一个看似合理的答案，而是引导我们在似真似幻的叙述中探寻人性的奥秘，在叙述的差异中寻找故事意义的增值。

在《暗算》中，安在天与施国光对陈二湖的描述大相径庭。安在天眼中的陈二湖勤奋刻板，对黄依依有偏见，尽管才华横溢，但破译天赋不及黄依依。而施国光则将陈二湖视为破译大师，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如神一般的存在。在安在天的视角中，陈二湖仅为黄依依天才的陪衬，其破译工作成了为黄依依扫清障碍的牺牲品。安在天的叙述中透露出他对黄依依的敬佩与爱慕，使得陈二湖这位破译专家在她身边显得黯然失色。施国光对陈二湖的敬仰则体现了他对英雄的崇敬之情。两人视角下的陈二湖差异，源于他们的情感立场，彰显了人际间情感的复杂性。小说亦以留白的手法，留给读者广阔的想象空间。如《解密》中，容金珍笔记中关于他与妻子秘密的内容被抽调，这部分内容永远无法得知，但结合笔记其他部分，可推测出容金珍对妻子的爱意。这部分留白激发了读者的想象，对容金珍与小翟之间的爱情进行合理猜想，展现了英雄柔情的一面。小说中的悬念与空白是否都能找到答案，并非麦家所追求，而是希望读者在迷雾中探寻人性的丰富内涵。

麦家在小说中通过“反虚构”中表现“虚构”，“非真实”中表现“真实”的方式，拆除真实与虚构之间的藩篱，达到了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的境界，给读者带来一种陌生化的审美效果，成为小说美感的重要来源，在亦真亦幻的叙述中，展现人性的不同侧面。在现实与梦幻之间自由穿梭的文本下，是对人物内心真实的生动表现，也是对人性的复杂内涵的探索。作者通过“反虚构”的艺术手法，表面上是对真相的孜孜追求，实际上写作的重点是这些叙述背后潜藏的人性，而在某些虚构的内容中，又潜藏着作家对于一些深层真实性的理解，表现故事的潜在主题。麦家追求的文学真实并不是故事中的真实，他不追求给读者一个清晰的真相，而是要在这似真似假的幻觉中追求人心的真实，人性的真实，对人的追问和对人性的挖掘才是作者真正执着追寻的。

References 参考文献

1. 麦家：《人生中途》，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38页。
2. 麦家：《解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24页。
3. [阿根廷] 博尔赫斯：《博尔赫斯谈话录》，[美]伯金编，王永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99页。

4. 麦家:《人生中途》,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85页。
5. [法]罗兰巴特:《恋人絮语——一个解构主义文本》,汪耀进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页。
6. 麦家.人生海海[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
7. 麦家.风声[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
8. 麦家.解密[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
9. 麦家.暗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10. 麦家.刀尖:刀之阴面[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1.
11. 麦家.风语1[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0.
12. 麦家.风语2[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
13. 罗雅琳.从新历史主义中拯救历史——论麦家的谍战小说[J].当代作家评论,2022,(04):82-87.
14. 王敏.麦家的“越界”写作:《风声》与侦探小说[J].小说评论,2021,(02):170-178.
15. 秦烨.麦家与世界文学中的符码叙事[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10):161-174.
16. 徐刚.“解密”作为方法:麦家的小说策略[J].文学评论,2019,(04):209-216.
17. 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和创新——以麦家的间谍小说为例[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02):189-193.
18. 魏艳.麦家与中国当代谍报文学[J].当代作家评论,2017,(01):162-171.
19. 王迅.麦家小说叙事的先锋性[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12):180-189.
20. 李涯.解密暗算——浅论麦家小说《风声》[J].小说评论,2008,(S2):35-37.
21. 梁海.智性与人性的双重解密——麦家小说论[J].当代文坛,2019,(02):76-81.
22. 李一.“侠义”的新历史书写——论麦家的《暗算》与《解密》[J].当代文坛,2019,(02):87-91.